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
第九十八回 懼詔問妖僧謊奏 破邪術天師出班

話說黑面僧見他自己說的時刻已到，不見雨下，急得坐立不安，心中怨恨同類，暗說：「這事分明把我坑害。他們果真不來解救於我，人王帝主要是問將下來，有什麼言語回答？龍心一怒，根究出破綻，那還了得！」心中暗自躊躇；偶然又想起一片欺誑之詞，腹內說有咧！我何不這般如此，暫且掩飾過去。且說佛爺坐在龍棚，候著落雨。起初看見僧人焚罷了符，果然陡起了濃雲，烈風驟雨隨著，登時點點滴滴，地皮盡濕。

只見壇外圍著許多的軍民大聲念佛，復又歡聲說道：「還是萬歲爺洪福齊天，感來這位神僧，佛法廣大。有了這場甘霖，四方自然安定了。」眾軍民議論紛紛，佛爺龍心大悅，對著眾官說道：「朕看這僧人似乎有些來歷。雖非正道，這兩卻不能假。

如果田禾足用，朕也不究他的根基。但這雨中氣味觸鼻，彷彿硫磺味似的，朕心直覺發悶。」眾文武聽了佛爺之言，有親王侍衛大臣齊行奏道：「臣等俱覺頭暈心亂，頗有可異。我主可調洪教真人近前一問，自見分明。」老佛爺叫一聲：「愛卿平身。」天師遵旨立起。皇爺道：「適才僧人所行，料愛卿目睹其事。雨中帶有腥羶之味，甚覺難受。且又所下無多，即便雲消雨止。卿試言明其故，好展仙術擒住，免其禍民。斬戴市曹，以清妖孽。」真人奉諭啟奏道：「此雨實非四海龍神奉上帝救命所降，乃是妖物暗用邪符，通其成精作耗的一黨前來弄的狂風暴雨，所以腥氣難聞。這雨不但於田禾有損，兆民受了這一般邪氣，還怕要有瘟疫之災。」皇爺聽說如此，不覺驚異道：「這事據卿所奏，甚為恐懼。朕特虔誠至禱者，原為慮民疾苦，冀上蒼速施膏澤，以免百姓倒懸。若叫妖僧這樣妄行，朕卻不為救民，反為陷民。愛卿須速行設法解散妖氛，朕於卿家必不負。」卻說真人見皇爺這般憂民，復又跪倒叩頭奏道：「老佛爺傳下面旨：召那番僧前來問話。」侍官出了龍棚，即刻至兩壇蒙古包，先對通事諭知，旨下速召僧人。通事聞聽，不敢延緩，登梯上壇對番僧說明聖上諭召龍棚見駕。番僧正在心中想計，暗說：「皇上惱怒，不過累黑黃寺喇嘛吃個誤舉之罪，也就罷了。想要拿我，萬不能夠。」番僧想罷，隨說道：「聖上既要召問，只得依旨。」說罷隨定通事順梯而下，直奔龍棚。侍官先回明。皇爺傳旨，即令帶進龍棚。

侍官連忙引領而入。到了龍棚，通事帶番僧一齊跪倒，參駕禮畢，跪在塵埃。皇爺端相番僧，迥非人類，在寶座用龍腕一指，說：「你這僧人何故罔朕？你奏明辰時登壇，午時下雨。為何時刻已到，只落了那麼幾點雨，便就天晴？你必須明白奏來。」番僧見問，連連叩頭道：「目下吉時已過，叩乞龍恩，准其至明日午刻，再行上壇祈禱一陣足雨，普救天下禾苗，以贖不驗之罪。乞佛爺開天地之恩，赦其毋咎！」通事奏述已畢，皇爺尚未處分。見天師從御座之後，轉到聖駕一旁站立，眼望番僧用手一指，叫道：「怪物！你可認得我麼？」番僧正在俯伏，忽聽有人叫他怪物，急抬頭一看，只見御駕旁侍立一位道教：年約三旬，精神滿足，生成仙風道骨。番僧看罷，把兩個大眼一翻，頭一晃，復是滿嘴咿哩哇啦說了幾句。天師也是聽不分明，忙問通事。通事答道：「僧人說是未曾會過，不識是誰，請問姓字？」天師聽罷，微微冷笑道：「料你也不知。我乃祖居江西龍虎山，敕封正乙真人。自漢迄今，護國佑民，蕩魔除怪。姓張，料你不識，亦許聞名。我今特來看你求雨，問你求的兩在何處？」番僧一聽說是天師，猶如半空中打個霹靂，登時魂飛膽落，伏在地下如木雕泥塑，一言不發。天師見他默而不敢，說道：「孽畜，你可知罪？老佛爺為國憂民，設台祈雨。你膽敢借事生端，來到帝廷欺蒙主上，竟敢癡心妄想。應該回思已往，罪犯天條，疊遭雷擊。既然躲過，就宜潛心苦煉，改過自新。仍乃肆行不悛，妄起邪心。你想太乙真人，有幾個賊子奸臣、旁門邪教能成正果的？況且這畜類所行，不想出身根底，妄想金口御封，要成仙道。若叫你這等列入仙班，恐天下惑世誣民之術，皆成蓬萊三島仙人矣！你求不下雨來，就該請罪；你反妄奏有人衝破你的法術。我早知道你縱然求得雨下，亦是無益禾苗，有害百姓。興妖欺主，該當何罪？你既自尋死路，料難再事姑容。依我說你速往聖駕之前，將你原形現出。本爵慈悲，代你叩乞主上體上天好生之德，赦你一條活路，速回水沼苦勵潛修。若仍是癡迷不醒，聖主一怒，只怕你性命就不保了！那時休怨本爵不施惻隱之心。」卻說番僧聽罷天師的一番言詞，悚惶之極。要知如何事？且看下回分解。